

董宇峰 周实著

刘伯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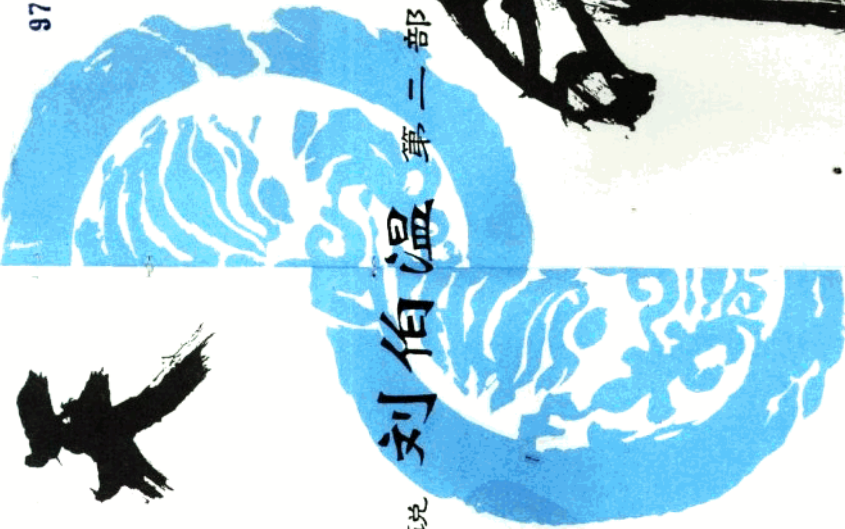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
第二部

852.11

97635



长篇历史小说 刘伯温 第二部 董宇峰 周实著



[京]新登字 132 号

责任编辑:黄隽青

刘伯温

第二卷 天命

董宇峰 周实 著

*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百万庄 24 号 邮编:100037)

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9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张:50 印张 字数:1200 千字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-5072-0772-2/I·90

(全三卷)定价:49.80 元

本卷定价:16.5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出山辅新主

一	隐居武阳村	(2)
二	朱升来访	(11)
三	鹰化鸱兮鸱化鹰	(20)
四	会见朱元璋	(31)
五	杀徐寿辉,陈友谅登基建元立汉国	(40)
六	陈友谅进攻应天府,舟师惨败	(51)
七	朱升告辞还乡	(63)
八	心交	(74)

第二章 再回武阳村

一	朱元璋水师攻占汉国都城江州	(83)
二	运筹帷幄得龙兴城	(92)
三	一语生隙	(101)
四	洪都降将反叛,叶琛遇害	(112)
五	心病·情魔·前缘	(121)
六	书香的故事	(132)
七	朱元璋惹出了风流祸	(142)

八	生疑	(152)
---	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三章 搭救小明王

一	大宋国危若悬卵	(162)
二	陈友谅重振水师造巨舰	(171)
三	刘伯温梦见女鬼	(181)
四	安丰城陷,刘福通战死	(190)
五	朱元璋救下小明王	(200)
六	陈友谅发兵去攻南昌城	(210)
七	肖玉红与常遇春比试剑法	(219)
八	天呈异象	(228)

第四章 行行又止止

一	李善长大摆祝寿酒席	(240)
二	徐达新婚	(249)
三	斗计	(259)
四	解铃还需系铃人	(268)
五	太白星昼现	(277)
六	刘伯温得南柯一梦	(287)
七	地隐真人	(298)
八	木星入南斗	(307)

第五章 鄱阳湖大战

一	玄武湖神送舟师出征	(317)
二	石抹祖瑛阵亡	(326)
三	肖玉红喝雩	(336)
四	金龙救主	(345)
五	张士诚又纳新欢	(355)
六	血战	(365)
七	陈友谅请放梅测字	(375)
八	无名小卒一箭射杀陈友谅	(385)

第六章 朱元璋称王

一	肖玉红回家	(396)
二	刘伯温堪与风水定王宫	(405)
三	朱元璋称王,汉国覆灭	(415)
四	刘伯温读《郁离子》	(425)
五	册封王妃	(435)
六	刘伯温读朱枫林	(445)
七	太阳黑子	(455)
八	刘伯温任太史令	(465)

第一章 出山辅新主

“先生为何无语？”

“心思也。”

“心有何思？”

“忽而思人，忽而思物。”

“人者，事也。物者，无也。先生心中唯事而已，不知何事？”

“谢大师提醒。但伯温却难以回答，事无头绪，亦无名称，其乱如麻。”

“贫道以为，麻生于野，枝青叶翠，原本不乱。使其乱者，人也。伐枝去叶，又剥干取皮，浆之沤之，搅之缠之，安得不乱？”

“大师教伯温返朴归真？”

“然也。”

“却何以致用？”

“无用。”

“致用则致乱，莫非必然？安得其法，使之用而不乱？”

“贫道不详其法。”

“大师尚且不详，伯温夫复奈何！”

“贫道不详，亦不惑。先生何惑之有？”

“正要请大师指点。”

“事存于心则惑。”

“安得心中无事？”

“无思则无事。”

“安得无思？”

“是谓静。”

“安得其静？”

“动也。”

“谢大师指点！以静求静，缘木求鱼。非动则无以致静，伯温悟矣。”刘伯温说罢，呵呵大笑，擎壶给张三丰斟酒。张三丰举杯一饮而尽，不让。刘伯温连斟三杯，他连饮三杯，神彩又见飞扬。悠悠十年过去，刘伯温已是两鬓添霜，一髯落雪，张三丰却丝毫未改容颜，仍然是怪目圆睁，奇齿裸露，肤色如幼童。

一阵山风吹过，掀起飞瀑，水珠四溅。刘伯温看头上苍松，龙盘凤舞，座下青岩，苔花覆盖，四周云雾，奔涌如潮，使人神情飘逸不能自制。这就是世外神仙、得道真人的好处，一载乎，千年乎，不惊不诧，然而，又何须有酒？他正想着，突然，张三丰将杯掷进云雾，呵呵一笑，朗声道：

“原来先生尚未悟。”

“何以言之？”

“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”

刘伯温听罢，顿时大悟，起身施礼，拔腿就走，一腔心事随之化为乌有。

一 隐居武阳村

腊鼓迎春，梅花送暖。新岁刚过，温州城里一座大宅落成，白墙青瓦，飞檐画栋，门高丈余，石阶八级，两侧石狮怒立。进宅有四进房屋，计二十四间，又有后花园，其中花树奇异，流泉耸石，并有一座观景楼。

方国珍搬进新居，终于妻妾儿女团聚，只有白娘子没有来住，是小凤不允。

方明善代他买来三个女子，年纪都在鲜花之季，要他选一个做妾，两个做丫环，也被小凤又哭又闹，阻止了，方国珍只好把这三个

女子全做了丫环。

其中一人名叫石竹，生得纤细多姿，肤色稍黑，但细腻如脂，鹅卵脸，眼里无事秋波涟涟，言笑娇媚袭人。

方国珍原本是一眼就看中了石竹，准备要她做妾的，无奈她命薄，遇上了小凤这克星，只好做丫环的事。石竹知道自己姿色，怎肯心甘？每见到方国珍，总要弄些痴娇，撩得方国珍时时情动，不知不觉间，再放她不下，多看上一眼就如饮甘泉。

于是那石竹就觉得事情有成，一次瞅准小凤去了后花园，悄悄地就进了他的屋。

方国珍正在读书信，看到石竹进来，心里一动，连忙放下书信，盯住她看。

石竹拣了块抹布，走来给他擦桌椅，一张脸早已羞得火红。

方国珍说：“石竹今天真好看。”

石竹将身扭过去，轻声道：“大人怎么这样说话？羞死了石竹。”

小凤不在，方国珍觉得机不可失，趁她不防备，抓住了那只拉着抹布的小手，轻轻抚摸起来。石竹不动，给一只手由他抚弄。方国珍得寸进尺，把她衣袖一抖，露出半截玉腕。石竹一惊，倏地将手抽回，抹布掉在地上，她后退一步，不肯去拣。

方国珍依稀看见那手臂上似是生有一层纤弱的金毛，光泽柔润。

石竹这时突然害怕了，就要走，早已被方国珍拦住门口，她只好退到屋角。

方国珍正要逼过去，突然外面有脚步声响起，石竹一惊，抬腿就走，方国珍也忙把门让开，石竹闪身就没了踪影。

进来的却不是小凤，是国璋。他进门就匆匆说：“朱元璋派人来了。”

方国珍松了一口气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都镇抚孙养浩，并无书信。”

“哼，朱元璋目中无人！”

“你见不见他？”

“不见！但对他要待以厚礼。”

方国璋应声去了，方国珍陷入思虑，觉得有三分后悔。原来，朱元璋大军攻占婺州，又招降处州各县后，胡大海集兵近十万，指日就要南下攻温州。方国珍准备迎战，方国珣却出策道：“方今元朝运势将终，豪杰并起，江左之朱元璋号令严明，所向莫敌，今又攻占浙中两州，恐不能与敌。况且还有老对手张士诚、陈友谅，不要让他们趁了渔翁之利，眼下当姑示顺从，藉为声援，以观其变。”方国珍依了他的主意，遣使者去金华，并致书信：

国珍生长海滨，鱼盐负贩，无闻于时。向者因恐构巫，逃死无所，遂窜海岛。为众所推，连有三郡，非敢积乱，迫于自救而已。惟明公倡义濠梁，东渡江左，据有形胜，以制四方，奋扬武威，以安百姓。国珍响风慕义，欲归命之日久矣，道路壅遏，不能自通。今闻亲下婺城，抚安浙左，威德所被，人心景从。不弃犷愚，猥加诲谕，开其昏蒙，俾见天日，此国珍所素愿也。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，或有指挥，愿效奔走。首言为定，明神为实。

与书信同时，方国珍还献上黄金五十斤，白金百斤，金织文绮百端。

没料到，一番耻辱之言，诸多金银宝物，只换个都抚镇巡视，无回礼，也无复信。既然现在，何必当初？

第二天，方国璋又来报告：都镇抚孙养浩已动身回金华，并说此人甚是傲慢，仿佛朱元璋成了天子，别人都要称臣一般。

由于从前向官府及朝廷行贿习惯了，皆是拿了金银的人便对他依顺，这次碰了钉子，便又恼怒又后悔。想到金银财物已然送出，只好权当买个平安，以待其变。

那都镇抚孙养浩知道方国珍归附，并送了朱元璋许多金银财

物，于是便将这次特使温州当成了美差，心想方国珍为盗多年，必广有积蓄，对胜军之使，岂有不送厚礼之说？却不料连方国珍之面也没见到。

回到金华，孙养浩即向朱元璋报告，道是方国珍虽然纳款，但其志则阴持两端。

朱元璋问：“方国珍原话怎么讲？”

孙养浩回答：“未见到方国珍。”

“你未接其人之颜，何以知其阴持两端而非真心归附？”

“方国珍身为主帅，拒不肯见吴国公所派特使，其意明矣！”

“以你之见，当作何处理？”

“当发大军征讨。”

“住口！”朱元璋突然变色，一声威严断喝：“大军行动，当凭审时度势，岂可凭揣测心理之事？你既去温州，而未能见到方国珍，是有负使命。现在又劝我妄动兵马，必是存有小人之心，该当何罪？”

孙养浩慌忙跪倒在地，叩头告饶。朱元璋当却免其都镇抚职，喝令出去。

其实，朱元璋也料定方国珍不战而降，必是阴持两端，派特使去，原本是为安抚，免生不测。江浙之势，有张士诚、方国珍这两面劲敌，只能先攻其一。如今孙养浩出使不利，若致使方国珍由归降变敌对，岂非大谬？他深知为特使者多半贪图对方小利，厚待之，则备言好话，不厚待，则百般挑拨，此等小人，杀之犹嫌不足也。

正在朱元璋为这件事忧虑时，突然又有消息报告：方国珍为表示诚意，派郎中张本仁将其次子方亚关送来金华，作为人质。

原来，那方国珍一气之下，没去见那特使，又过一日，便觉得不对头，权衡利害，心想万一朱元璋也动了怒，既收金银宝物，复又发兵来攻，岂不是赔了金银又挨打？于是苦思一夜，想出了将儿子送去当人质的办法，料到朱元璋不会加害。

朱元璋大喜，连忙修书一封，派儒士陈显道将方亚关送回，并带去一车礼物。由此他更加断定孙养浩谎报了实情。

随后，朱无璋便令常遇春率军攻打杭州，令胡大海率军攻打绍兴，以犄角之势去破张士诚。他将处州之事交给自己任命的处州路总制孙炎，嘱其一定要设法招刘伯温来投，便动身回应天府去了。

孙炎字子节，年纪四十多岁，自小多读经史百家著作，游学又广，亦是江南名士，于应天府投奔朱元璋，他不似一般文人喜欢遁世，而是敢于进取，很受朱元璋赏识。

这次总制处州路，是孙炎头一回顶重任单独掌权治政，因此处处小心谨慎。他知道处州之俊杰首数刘伯温、章溢、胡深和叶琛，要在大乱初定、战事未歇的情况下治好处州，必须有这些名士相助，而只要说得刘伯温来出山，其他几位便不难效仿。因此，朱元璋走后没几日，他就亲自动身去青田县武阳村。

趁有闲暇，刘伯温正安居家中，著作编辑他的《郁离子》。

这部书稿，汇集了几十年来刘伯温除诗词书信之外的文章，其言甚杂，举凡天下事、人生事、神鬼事、物异事，无所不包含，正是兴之所至，随时动笔，漫不经心，乃成是书。使他感到安慰的，是多年战乱，这些文稿居然没有丢失，得以传世。

这天上午，刘伯温正在为文章润色，石抹祖瑛来了，进门便笑道：“从前只当先生精通天机和经史兵法，如今方知先生亦通杂家，先生之为人，不可测也。”

刘伯温惊讶地说：“祖瑛何以见得？”

“从《郁离子》见得。”

“你何时读了？”

“趁先生不在时，请先生勿怪。”

“伯温不才，所作拙文，不值祖瑛来用心读，更不能提怪罪二字。”

“先生过谦也，先生文章，常能喻至理于趣事，比大道于细物，又辞句精简潇洒，性情坦荡，祖瑛喜欢。”

“如此夸奖，伯温怎么敢当？”

刘伯温口里这样说，心中却不禁多了几分高兴。他和石抹祖瑛

都没想到，肖玉红这时恰好从门前过，听到祖瑛的声音，她就放轻了脚步，将对话全收进了耳朵。王听得仔细，却忽然宅外起了喧哗，她急忙施展轻功，一闪身去了数丈远，然后奔出宅门去看。

恰好是孙炎到了。

肖玉红一见这支人马朝家门而来，约有百余，皆持兵器，顿时生了警惕，飞身一跃，持蝉翼剑拦住去路。

孙炎见了，颇为吃惊。他身边一名校尉已经拍马上前，手扶一枝长矛指住肖玉红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何人，敢拦总制大人！”

看着锋利的矛尖在眼前晃，肖玉红一时火起，把剑一挥，只见火花四溅，一声锐响，那矛尖立时断在地下。

校尉叫一声：“好剑！”座下马早已惊退了几步，顿时，几十骑兵上前，枪明戟亮，把肖玉红困在中间。

孙炎乃是文官，他知道青田民军已经全数收编进了胡大海的队伍，这里应该没有武装，但处州初定，四方仍乱，也不敢大意。在这刹那间，他甚至担心自己兵马带少了，万一这持剑女子身后还有伏兵，难以抵挡。

刘伯温也听到外面喧哗，出来看时，只见一群兵马已经围住肖玉红动手，大吃一惊，高声喝道：“来者是何方兵马？”

孙炎看见，情知必是刘伯温了，急忙喝令部下停手。

骑兵闻令退回，肖玉红也耸身跳开，只见那地上积了几十个断枪残戟，那些骑兵手上兵器大半是只余一截短棍。

孙炎拍马上前，问道：“可是伯温先生在此么？处州路总制孙炎来访！”

刘伯温觉得这名字熟悉，便问：“是否应天府之孙子节？”

“正是在下。”

“久闻大名，有失远迎，失敬！失敬！伯温罪该万死！”

“果然是伯温先生！子节来访，惊扰贵乡平静，请先生见谅。”

孙炎下马，与刘伯温抱拳大笑。早有刘升出来招呼那些兵马，这两人便进宅去了。肖玉红随后跟进，心想幸好手下留情，没伤他

们性命，不然便是闯了祸。

恰是这日午夜，刘如晦悄然辞世，乃是无疾而终，时年九十。

悲痛使刘伯温又显苍老许多，虽然父亲已是高寿，逝世之前又无许多疾苦，但想到自己终年奔波在外，未尽孝道，又功业无成，未安父心，便痛不欲生。

墓葬之地是早已选好的，就在村后一座青山里。

刘伯温与弟弟刘升合力将父亲遗体安葬好了，又清理父亲留下的一些可纪念之物，刘伯温发现，自己童稚之时所作的数十篇诗文手稿，居然被父亲保存着，而自己若不是这次看见，已然忘记。其中有一文：

坟山之鹰，既化为鸠，则羽毛爪觚皆鸠矣。飞翔于林木之间，见群羽族之羸然集也，跃然忘其身之为鸠也，眈然而鹰鸣焉，群鸟皆翕伏。久之，有鸟翳薄而窥之，见其爪觚羽毛皆鸠而非鹰也，则出而噪之，鸠仓皇无所措，欲斗则爪与觚皆无毛，乃竦身入于灌。鸟呼其明而啄之，大困。

夫鹰，天下之鸷也，而化为鸠，则既失其所恃矣，又鸣以取困，何其不受命也。

此文名为《鹰化鸠》。

刘伯温依稀记起，似乎是十岁左右时写成。那是一个晴好夏夜，门前古樟树下，他听父亲讲述了这个鹰化为鸠的故事，有感而作。

文章犹存，父已作古，见文思人，刘伯温又添一层怀念。

转而他又想到，莫非是父亲在天之灵昭示自己再见此文？于是细品文中之义，觉得自己从前指挥兵马，纵横战场，或可比为鹰，如今卸甲隐居，或可比为鸠。

鹰者，强也，众禽之王。鸠者，弱也，众禽之一。天道宽宏，强者

弱者各有其活法，所需者，自知之明也。由强化弱，何险之有？险在易就此失去自知之明。

刘伯温于是提醒自己遇事须格外谨慎，以趋吉免祸。

刚到武阳村，恰好碰上刘伯温家中大办丧事，孙炎觉得自己此行真不凑巧，进门之前遇女侠挡道，正是一个预兆，虽然他并非来战，但众多兵马不敌一个女子，到底脸上无光。他又不便就此离去，只好待刘伯温忙过一阵，才说出自己的来意。

听孙炎说起相请出山之事，刘伯温并不感到意外，以父丧为由回绝了。

俗话说：“人过四十天过午。”

刘伯温念自己年已五十，不仅是过午，已是太阳偏西。

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，他陷身于官场沉浮，从不惑之年到天命之年，又陷身于争战，二十年弹指过去，几无业绩可言，唯有坎坷。人到天命之年，不可不知天命，若得余生闲居乡里，以诗文经史为伴，岂不强似又去争战？

身为长子，父亲去世后，刘伯温也更加感到了对家庭的责任。母亲已是八十高龄，膝下幼子则正待教育，刘璉十二岁，刘琮十岁，自己何忍再度离别？

刘伯温与孙炎相处几日，所谈多是文章之事，亦称投机。因为肖玉红斩断他许多兵器，刘伯温只好出资犒劳，那些人马有酒肉吃，又受奖赏，都觉得满意。对刘伯温出山之事，孙炎情知此番不能强求了，临别之前，作一首七律相赠。

那诗是：

闻君学术似文翁，弈也流芳缉武功。
赤帝青衿来燕喜，黄童白叟望车攻。
笔端波浪翻三江，旗尾龙蛇动八风。
惭愧剪才多误谬，忧时独有此心同。

刘伯温也以一诗相送，诗为：

白发应同春草茎，风吹一夜满头生。
欲收浮艳归根底，故遣芳菲定老成。
碧瓦晓霜怜变灭，纸窗宵月妒分明。
据鞍上马非吾事，赖君庄严意不轻。

送走孙炎没几日，有胡深差人送书信来，备述民军战败之后的诸多事情，并告知他已投朱元璋，授为左司员外郎，仍然统龙泉等县兵马，准备奉命去征讨江西。信中只询问刘伯温近日情况，并未劝他也去投朱元璋。

旧日好友能出山在处州任官，刘伯温自然高兴，遇事也好有些关照，这对自己隐居又是一大有益。他修了复信，道自己为父治丧，隐居家乡，唯以经史文章为事。

于是刘伯温心下愈安，专注于文稿。

使他奇怪的是，放在案上的文稿总是有人动，家人被问及时，皆推说不知道。

这天夜里，刘伯温正在读史，突然门外有人走来，又是肖玉红。一看她的眼神里闪动着调皮的光彩，他恍然大悟：必是她动了文稿！

开口问起，肖玉红并不隐讳，反问道：“别人看得，怎么我偏偏看不得？”

“玉红说话，话里有话。”

“先生心里明白。”

“莫非你在说祖瑛？”

“玉红不敢。”

“祖瑛与父母离散，已是孤苦无依，莫非你还要相欺？”

“我与祖瑛是结拜姐妹，不劳先生操心，只要先生答应一件事。”

“玉红请讲。”

“今后，先生写作的文稿，都要先拿给我看，可以不可以？”

“好一个荒唐主意！”

“玉红相跟先生一场，也该趁此知道先生胸襟，不枉称先生的红颜知己。”

“唉，伯温方寸已乱，你去吧。”

“先生不要急，看我的。”

肖玉红说罢，倏地闪身到案前，抓起两页文稿就去烛火上点燃。

“你疯了，快住手！”刘伯温大惊，上前去抢，那薄薄两页纸又如何经得火烧？可惜已然焚尽，化成几片黑色灰烬。

头一次，刘伯温被她气得面色发青。

“如果先生不肯答应，明日还要烧。”肖玉红扔下一句话，转身便走。

二 朱升来访

又见朱元璋遣特使来，并以礼送回了儿子亚关，方国珍大喜，深以为得意，于是也厚待特使陈显道。

已有前车之鉴，陈显道不敢怠慢，发尽肚里才学，与方国珍兄弟言语交好，并呈上朱元璋的书信，其中写道：

古者虑人不从，则为盟誓，盟誓变而为交质子。此衰世之事，岂可蹈之！凡人之盟誓交质者，皆由未能相信故也。今则诚心来归，便当推诚相与，当如青天白日，何自怀疑而以质子为哉！此鉴。

方国珍读罢书信，连称朱元璋真乃盖世英豪，言语行为皆不落